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七

論語四

里仁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余嘗見畫工碁師之最高者雖甔無粟桁無衣曾不足以改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况理義之悦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

不爲非聖人下此二句正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于理不到得當于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能字講到權用卽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卻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卻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于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于

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
說得矣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係當理然又是推
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能惡只講當于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
天下為能也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于理正解能字也
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
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礙仁
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卻正是二氏差之

毫釐斷絶天理處人生墮地一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擬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為看得好惡甚後來外鑠可以遷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老氏之道德必為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絶倫理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

故智勇卽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智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立身大段毫不會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再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卻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避營利喪身失腳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即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歷歷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疏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諸

有謂欲惡可以累仁先生曰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耳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

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于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根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趣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
少內外隔閡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義之道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
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
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有謂以道御富貴亦可以道御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
都以道爲衡是亦巧于御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
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
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御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
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御之耶故不去貧

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有謂不處不去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先生曰不處不去即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有謂聖人矯人情之所欲惡而歆之以至美之名先生曰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數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

必無眞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名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僞作惡作僞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欺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成假設矣

無終食之間違仁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恐難狀故借反語托出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寬鬆用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纔說得盡

是反託語總欲形容存發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上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于此著工夫也

此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于取舍立得脚住

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圓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

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踈小節者矣總是自已胸次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竣處不惜破碎其義以湊之極爲悖理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汚一層擬議其難以擡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于貪癡良知家之于虛僞皆是臨深爲高要之貪癡虛僞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癡不虛僞而仍無當于道者正多無當于道則亦終不免于貪癡虛僞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輩學者都犯此病謂不虛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

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于不處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胸中原柰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爲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以上之事又安從乎

子何以云何足以臧乎

有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悖謬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

有謂惡貧賤欲富貴者爲不會思造次顛沛隨其後也

先生曰此卻嚇惡欲者不動要避造次顛沛其說先

違仁矣

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貧賤也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嘆骷髏吼孤魂唱藍關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爲下乘說法耳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複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

既云未見矣即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
樣在
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即大學傳
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
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
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
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
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
盡不盡耳
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

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節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

三項人看謬皆因此

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智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卽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眞知二字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論好惡也凡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末節未見只言未見用力之人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泛求正在淺看謂卽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多畧迹原心閑話而于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見其謬迷也

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曰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看輙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遷天下之謬

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

事物之義雖具于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于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于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于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

是者也

適莫兩字乃人之私心徹見不是外邊行止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

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卻無是處古人所謂無

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

原只一路也然失卻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于佛老之猖狂此本天本

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近說好言直截

謂無適莫便是比義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

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涸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遂泯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于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唯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爲極自晉人清談乃有異解自以爲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隆萬後不通講章亂道不可爲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

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
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爾
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擅意有專務意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爲國以禮哂
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子曰不患無位章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此等處皆引向裏

求諸巳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有若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巳胸襟鄙陋不得將聖人言語播低來湊

求爲可知也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今之處士冒濫者多奸黠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逋逃之藪今彼清夜自狀其所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盛世不試講學諸公負高名于身後今讀其書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爲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或云曾子平日既得力于終恕便是從忠上做起既是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夢先生曰聖門傳習誰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平日得力于忠恕卻信不及卽是一貫非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氷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卻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混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
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
看做養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于是空拈一心
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
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
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
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卻仍只
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
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
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

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會虧欠下槩曾子之言亦不會瞞過上槩也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却在盡己推己做入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須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

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違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儱儱侗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曾子語意哉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而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近人意中先看低了忠恕便似曾子于夫子之言作僧杲把柄入手

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爲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喻利人但將貪汚一流畢煞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盡其智慧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

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于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

喻義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歧一路必造其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朋欺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遂利喻利者必賊義中

間亦更無調停妙法可兩不相妨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即不利亦鶩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諫者然有作知幾審幾之幾是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眞絕裾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爲終天之恨今

之遊士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

為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

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淡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功夫

不及只好丢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俎俠老妓名

士下塲未有不以禪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狠熱

肺腸發點機械不妄想因果受用即貪竊法席名位

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即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功夫實地也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决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盎然言表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世間齷齪猥瑣一倡萬和謠誹成羣晝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為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為貴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舍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于數矣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八

論語五

公冶篇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啟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

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子使漆雕開仕章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淡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罩入做涵蓋乾坤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劒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蹺蹊却不道聖人高于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是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
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人說信只是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
正夫子之信開都脫却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爲漢
唐以下人物作分疏毫不涉聖賢分內
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
肯小用又有出于聖意之外者故說之若仍要講說
其可仕卻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
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看
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
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即所謂進取

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豎處說上蔡不安于小成只是兩說反面耳饒氏分作三樣看拙矣雙峰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于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惟其不安于小成故篤志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于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欻起天理澌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于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

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聖門以聞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聞論卽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巳久處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囘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卻不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擬到離鉤三寸處眞是老婆心切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

皆是自如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
由此可至無非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字兼質與學說

慾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
剛剛之全義也卽無慾未可以盡剛也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
對或人舉棖亦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
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
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卽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
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

要之大叚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無加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

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仁恕之義發于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即性道固是油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文是瞌睡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于文章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

文章可聞處煞有工夫

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

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
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
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
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術所致也
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
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
也
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
言會真聞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
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說孰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
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也即如一貫之言夫

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已之得聞與否也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躐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所以教不躐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于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躐等之神也須知教不躐等不是聖人有甚印板齋規功課只爲時雨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躐等四

字呆淺即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

說來止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階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修為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子路有聞章

都是記者空中設擬形容非子路實事也子路實不曾有未能行時即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

行正見他一聞卽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爲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

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著鞭耳非眞恐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卽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云南陽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眞面目

子産之惠義因發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方是子産之惠義

子産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即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者其善交之道也顧麟

士謂惟會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會交贊語矣其意以會交中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余每見人稱楊顧說書合傳註甚不然之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會交之正義反隱矣

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誤壞了敬字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併有知名夫子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聞之則眷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乃有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吳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豈可

及耶
人多于愚中講作用狡獪乃深也黠也非愚也然愚却不是冥頑儒闇之愚亦不是迂疎窒滯之愚其用自在意外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為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愉於利皆智也君子愉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可知矣
甲乙間失足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降臣自以爲智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即死難中亦有智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曰伯夷叔齊章

畸人之清便有絶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胸次邉問聖之淸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于處人情處獨寛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于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爲聖之淸耳當下一淸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于淸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有謂受惡之貫盈夷齊旣避之矣及其濱于危亡又爲之叩馬此便是不念處先生曰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階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遮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强到得盡處原無別事

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掂斤播兩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于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箇貧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　眞覿面千里矣

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不是自然字于此可見求密求勞其志甚淡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

樣耳

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害勞即二氏之秘藏耳或曰此正巧于講無伐施意曰正爲這巧處有病在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寔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觀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九

論語六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有謂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故以子桑伯子爲問曰首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

可也簡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别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卽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

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愜可字一層所言之理默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語何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已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朱子曰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處是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淡沉詳密處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

子華使於齊章

有謂與粟辭粟二子原未嘗不是夫子特廣其意耳先生曰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爲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趣識誤學人不小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爲廉者設法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章

論仲弓耳非與仲弓言如子謂韶之類

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駡其父之理此是村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駡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騂角與犂毛色之美惡豈即駡耶喻其寔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顏子未達一間處在此

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

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康子看得政大于才夫子看得才餘于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僞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巳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

究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夫子

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小人尙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爲巳爲人註脚而

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于中自建綱宗也此

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

論君子小人也道簡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眞僞

出焉爲巳則眞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

爲巳是正解圍外遠大意巳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

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爲儒而從勲

業功效起脚卽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于小人儒

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楊氏之意言子游精于知人雖二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有謂嘉孟之反所以罪孟孺子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右師奔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是且以奔伐也故美孟之反之不伐以譏之先生曰凡論

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蹺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敷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卽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于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横出他意以汩之夫于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横汩況闌入閑議論耶

閑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

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沉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儉與過于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

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稱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卽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做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

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看于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何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何須緊照下何說惟生理本直不直即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真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有云受中以生而後以致福不俟維揉也況維挽之而

人心終不古乎先生曰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即二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人心不古耳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爲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直字謂寔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蘄直之義能寔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子曰知之者章

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離却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之字不的則知好樂三字說來皆

詫異蓋知好樂眞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若看之字是西來大意則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巳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顚狂卻只是羞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爲學于知好樂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

難直是峻絶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顔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章

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于死生晝夜之故

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諂事鬼與變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于爲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示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例者也睽豎復援此何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遺中立不倚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智無定體附義禮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即智也

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
但仁者之心只專于所難而無欲速見利之私即此
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難只在日用尋常處
有謂難字不即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
外之事理日用乎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
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于遲暮即是癡人圓夢若
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淫矣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
訒不憂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

如此去做知仁也

務義而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訒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禀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

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章正不喜如是

子曰齊一變章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

桓公之霸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更張豈在半山下乎讀蘇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

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
落隔壁話矣
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
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
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
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喪元
或恬終倒戈乃從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
足以害仁者矣
金正希云直捷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

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先生曰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有人來禪家問路曰恁直去予謂只爲擡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麽則不去也御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自撰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卻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會訓仁字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

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皆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

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

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為人心能如是也凡為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闕少然氣拘欲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

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混過不得輕略不得蔣解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闔佛性徧滿法界也

仁者節與末節強別安勉非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已所欲以及人卽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